

西

樵

野

紀

前叙

小說自周秦而下諸子百家繁劇靡紀古君子處
此其大塊形氣體遇則完而小數脉絡情感則嗟其
實首風教源至理明施酬寓動懲也余姪道統謂余曰
業師僕君著西樵野紀嘗見乎余遂假閱之悉

國朝近事其辭氣峻絕無調斲無羞澁余故嘆曰山
林未嘗無才人病弗得爾誠得之殆為文苑輝哉以
是僕君乞余序余弗辭迺走筆歸之觀者殊可為
賓門友席之一助爾嘉靖歲庚子五月之吉鄉貢進

士五嶽山人黃省曾書

西樵野紀目錄

卷第一

國初休徵

石馬飲水

本朝宮妓

雷擊毒醬

水鬪

地震

林鎬還魂

祈門縣庠兆

斬鬼托生

報狀元

鬼觀戲

黑虎復讐

胡琳見鬼

吳匏庵戲土神

學校

魁題

卷第二

風朝

戴文祥遇二僊

姚少師

鼠精

徐武功伯

本朝丞相

白晝美人

陳季昭繪五臺山

九僊夢

婦產夜叉

揚州桃李

盛景華瘞師

亡賴二人

一孕五兒

王生

胡郎中作徽城隍

卷第三

周顛

爵林太守石

慧

呂琪三善

法僧遺崇

鬼生子

丐兒事母

周孝子

桃花仕女

陳僖敏公俞太保

天開門

雷辨冤獄

張瓌

鬼送藥

鬼詩

卷第五

托屍投生

海島人

王陽明遇海仙

雷宥孝子

天愁

張氏犬

柳仲益償金

牡丹花妖

鮮開

雙龍出海圖

顏彥輝

謫僊

周震變驢

蝶怪

詩識

張布政死節

沈文卿拒盜

卷第五

太湖金鯉

楊尚書

春申君土地

王庄六槐樹

鬼索飯

趙翁釋賊

天言

蔣閣老

虞六昌祚園中

桂花著異

死中獲藏

北寺僧房貓

延五聖

本朝官制

昔金萊葉

卷第六

劉伯溫

張明善諷詞

狐精

開元寺僧人

鬼誤拘人

山走

宋相公

妬妻斬嗣

男子生兒

陸道判

李景良遇純陽

呂榮更業

龔僕

徐郡守改相

袁尚寶

瑜伽施食

柳樹成恠

水鬼

卷第七

零斷

雷府侍書

曾狀元

二鶴釋冤

南樓美人

青神

王季行渡太湖

孔氏魂作詩

盛明卿

機妙

鬼張

海濱怪

雷極沈氏

卜將軍夫人

謝氏葬地

義馬啣冤

破錢詩

張皮雀

姚太守

嚴授學批卷

卷第八

孔子祠堂

鍋鳴

骷髏誦經

俞少保易骨

芭蕉精

麻姑葺祠

孫廊償釵

石羊鳴

陳檢討

雷誅群盜

彭永剛選婿

掃帚精

此對

江濱三異

韓公斬人

胡廣狀元

欽賜舉人

郭綸夢兆

黃鑑

鬼護善人

卷第九

鷄卵超生

蝗

馬中錫應舉

陸全卿謫兆

石神

阮二搏虎

陳雪谷子症

董章

蛇菩薩

劉長史二則謫

行坐

都玄敬不納空罈

夏傑見恠

鬼侮人

李縣丞

狐丹

士子宿兆

凍死潮

况太守

閩語

卷第十

謚法

姜子奇伉儷復合

乖嚴奇僧

李司徒

韓公神異

慈谿縣令

尤參政

保保

韓真女

三悖婦變牲

吳嗣業見神燈

王謝相較

色兆

服妖

胡希賢打鬼

絡堂送鬼

梓人魘鎮

斃恠

水處

倭人詠蜀葵詩

四庫全書提要

一百四十四卷

小說家類異聞屬內

一樵野記四卷明侯甸撰甸蘇州人明史藝文志載是

言作十卷此本卷數不符疑有散佚然原序稱一百七

十餘條計數無闕或明又誤也序又稱所載恠幽怪之

事此本所載乃有不涉幽怪者為例未免不純其女

子詠錢一詩見沈括筆波按為也事尤疎舛矣

性者下
陸二十
三十四字

西樵野紀錄終

咸豐己未十二月廿二日錄於靜觀室

西樵野紀卷第一

國初休徵

太祖高皇帝踐祚休徵已見國史諸說余又得聞之昔元正君衰政劉福通徐真等以妖術聚衆紅巾爲號天下大亂有司莫敢誰何我

太祖尚潛草野禱諸石固神曰元德旣衰九土糜沸生民之塗炭極矣吾欲倡義以拯衆與之石字訣云英雄冢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於是歸鄉里收殘民數百屯於滁陽忽有義兵來歸者三千率練之明年起兵自

和州渡江取太平路過一術士 上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

誰與士曰願書字觀之 上即掣刀畫一字於地士俯伏拜

曰土上一畫臣獨知爲王也 上六月斬紅巾諸賊又明年

春圍集慶路與元兵大戰三月而元兵解去夏五月堅

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 上問之對曰臣故父

當此役今臣代父矣 上曰善對乎曰然 上曰七歲兒童

當馬驛兒即對云萬年 天子坐龍廷 上大嘉獨

其役大奮天縱之勇後三年集兵十萬又三年集

兵精弱七十餘萬一戰而取荆襄再戰而取吳粵三戰

而閩海悉從四戰而席捲全齊所過都邑勢如破竹不數
十年奄有天下姓偽漢陳有諒未降 上率三萬騎大戰於
鄱陽湖敵人咸見空中數萬甲兵衣絳衣以輔戰懾上書
稱王二字大敗其師疑即漢鄼侯也神龜言鬼慄玄菟
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鏑耳之國罔不獻琛是歲戊申建
元洪武即

皇帝位

石馬飲水

閩闔內二里夜有二石馬飲於河天曙為負芻者驚焉見

叱之遂昂首而止是曉遍訪市野城東妙禪法寺有一妙善
公主墓其來未詳何許時已失二石馬矣地人懼其復
恠損其額隨置於此今名石馬鞍頭

北說聞之疑元末國
初事也

本朝官妓

國初於京師嘗建妓館六樓於寶聚門外以宿商
賈時雖法度嚴密然有官妓諸司每退朝相率飲於
妓樓詠歌侑酒以謀斯湏之歡以朝無禁令故也厥後
漫至淫放解帶盤薄牙牌繫繫懸於窓榻竟日喧呶
政多廢務於是中丞顧公佐始奏革之故挾妓宿娼者

有律矣

雷擊去母醬

蘇城驛卜陳月潭家構小圃花卉蕃蔚成化夏間造醬於圃中方熟月潭為飲客命妻取嘗之妻未及行大雨若傾霹靂一聲擊其醬客趨視之震死斑爛玉色一巨蟒殊可怖畏衆相顧愕然曰不爾吾其飽毒皆死矣余書此警後之造醬者勿置草野中甚或有是事也

水關

貴州晉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關蛙池相近前後吾

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其響益大居人闢
戶視之噴向波濤竟不可逼生以伺旦其二水一涸一溢人
以爲水闢吾不知其何怪也

地震

弘治辛酉十月七日三鼓殘候睡熟間初覺牀几相簸
颯颯有聲後復大震人則數起數仆亦有稱盜而語
傷者孔多既久始知其爲地震也耄耄叟云成化乙
未夏四月地震無若是甚最後流賊猖熾天下騷擾其
大丰繼以疫癘飢荒數年方寧

林鎬還魂

林鎬莆田人洪武初為公科給事中 太祖降旨開陝岱以
通運載鎬即疏 奏罷行役以蘇蒼生事以 上聞乃
止後以他事謫江西龍泉縣丞行次中途患病寒熱繼
作神思恍然鎬素訐暴人多懼其難生至某日氣卒
氣雖絕而身尚未寒家人以此未敢棺殮鎬瞑目間
見二鬼使如力士狀即捽之而去其昏晦漫漫號咷者
纒屬不絕至一朱門上書冥府二字鬼使引入內
縲綫枷杻者不可勝紀抵至大殿欄檻炫彩燈燭輝

煌一紫袍危坐其上兩側衣冠鵠立如今序班狀前
有局夾百人對較簿書鑄仆地見紫袍理事羊間
厲聲云着林鑄善惡評報鬼使復引鑄至一所捐曰
善惡公境中一人袍笏肅然從卒皆人身而首則或
牛頭或馬或鰲或魚殊類案前一天平架吏持善惡
二札置之兩旁善則甚輕俄則一叟空中而下手一
黃卷擲於地善芻而去善倏墮地侍吏跪云此
太上老君以林鑄生有大善嘗罷行役蘇高民
此諫章也侍吏及鬼使復押鑄至大殿仆地久之忽

聞呼云托生者某某變牲者某某還魂者林鎬鬼
使亟引出鎬問曰紫袍者誰與鬼使附耳曰此參知政
范仲淹也鎬曰我初來時甚艱何以得去鬼使曰汝
聞繁磬聲手遂一揮至地始驚寤流汗如洗家人詰
其故因吐顛末

初門縣庠北

景泰癸酉初門縣庠內大小古桂三株花色俱黃秋
初其大者獨變丹色是歲其庠學生葉琦發解南省

斬鬼托生

南京教坊司妓劉二永樂初避地淮陽時王師已過積屍遍野夜聞人鼓門云我欲托生汝家柰首在某處身在某處不得連屬幸拾聚之其家如其言令人以火燭之果見身首各地拾聚而歸未幾復聞鼓門云蒙汝連屬矣柰又不得正何其家慙其煩擾詈叱之而去頃間妓果生子子側首

報狀元

江西貢士羅倫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赴春闈發程以家務所羈晚至京師舍館盡為他人有之覓一

晦室塵垢逸梁掃除間梁上墜一軸羅素嗜識舒
視之模糊莫辨乃以水固澆之圖有一枝梅上棲雙鵲
疑書報狀元三字羅懷之圭角勿露至揭曉二人皆
登第羅倫則狀元也

鬼觀戲

弘治癸丑湖州俞氏敷演梨園飯客酒罷夜有二
青衣持燈至曰吾乃嚴尚書府中召汝今夕演戲
隨以白金半錠授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廈雕梁畫棟
席間章絳畢集惟飲食殊不可啖主公命云云

宜演趙盾故事直未許鳴金諸優演罷久之未曉
復睡壹覺乃一古廟試以白金視之冥錠也或曰
國初嚴尚書舊遊地也

黑虎復仇

宜興孀婦陳氏頗有容色家以造柴為業有一木
商利其色以貿易為往來屢肆戲謔忿不能犯商
謀以教木夜擲其室明日坐其婦以竊木召致於宮
擾害無已陳氏家供玄壇甚虔每月五廣求白雞牲醴
薦之婦乃慟訴於神曰吾敬神若是神其不我祐耶是

夜其婦夢神曰吾遣黑虎與爾復讐未旬日其商偕五六人入山販木叢柯間薦出一虎如墨竟噬其商而去衆皆失色

胡琳見鬼

吳城寶林寺前庖丁胡琳弘治冬從城外某家作齋素夜歸將二鼓入專諸巷見頽然一蓬頭迎曰爾我偕行琳疑為鬼不答竟如前又若輩數人湧出共迤邐赴水琳為懼地而坐大肆呼號居人惡其聲視之則琳也衆昇至家口鼻盡實泥滓屏之灌以

湯液久始甦

吳匏菴戲土神

吳文定公寬別號匏菴少嘗就某師受學師出偕
稚友二三詣一土神祠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
千里既歸其師夢有土神冠裳楚楚乞告曰余徒
見譴天曹筆也無所施計冀師爲我釋之誥旦師
訪諸徒得之匏菴力命爲洗滌之匏菴復如祠竟
書免貶二字而去後成化壬辰匏菴廷試首冠位
至吏部侍郎掌銓衡事

學校

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雖然廩膳有額增廣
無額成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教禮
部姪夔請奏故附學立焉

魁魍

予家老蒼頭名祿弘治己未夜四鼓行過閭門道營
幹遙見一偉丈夫純黑色冉冉從東而來祿意險道
神也壯而過之及過後寂無所有祿返視偉丈夫俯
屋角竊聞人語祿是早歸即以病旬日而瘥

西樵野紀卷第一

西樵野紀卷第二

風朝

嘉靖始元七月二十五日巳初候分天氣晦冥俄會風雨
雷電交併及一晝夜飄瓦搖堂至合抱之水盡拔之大湖
中徹底巨浪流去湖濱居民百餘家杳無形見水涸
時亦有趁湖幸拾物者久之水返大約如兵燹聲也是
後亦無他異歲至不熟

戴文祥遇二僊

國初吳人戴文祥素行道術嘗隱堯峰山塢建一草
樓劑垣竹扉聊以自適凡道流會集靡不招致一日有
二藍袍作訪文祥延之登樓出山家常具飲食之酒
釐一人曰吾有詩速出紙筆書云雲英英兮出山阜倏
為白衣忽蒼狗月皎皎兮照青燈波光亂繫金蛇走
浮雲飛盡或無踪明月西沉還自有雲來月去本無
期我與乾坤長共久書訖又一人曰吾亦有詩以記此樓
之勝書云姑蘇勝景清且幽耀靈敏秀世莫侔比屋
鱗接民居稠中有縹緲之層樓朱簾高控珊瑚鈎

芙蓉朵朵侵人眸樓中老翁復何求
醜顏華髮雲錦裘樓前疊石如林丘
左圖右所日校仇一塵不到風
颼颼蓬萊三山聊與儔四時行焉
春復秋金風蕭爽暑氣收海變久
桑田是盡頭蓬屋今添第一籌南
極耿耿當空浮華筵羅列珍美羞望
中嘉客總忠貞游錚錚環珮鳴琳
球葡萄酒泛金鷗賓主相洽頻勸
酌清歌暢飲樂未休僊翁福慶殊
悠悠書訖擲筆於地遂行文祥疾
攬之有耕父見二道前去一人吹
鉄笛一人撫掌而和忽不見矣

鼠精

處州學生葉昇秋夕宿齋其從僕暗中踐着一物啾啾有聲燬而燭之一童子長尺許便作言語僕異之持以呈葉童子跪曰我無敢禍君君善畜我當以未然事報君直不可白晝見耳葉意耳報採生之屬曰置篋中夜則扣之悉應葉每遇試童子必探題檢閱文字預聞之葉以是屢超優列嘗自謂取魁解必矣一日其僕偶露其故於隣號生顧復俟葉出私發篋視之乃伏一巨鼠杖殺之重數十斤剖其腹內白如絮葉意離

為堦而甚惜之

徐武功伯

徐武功伯有貞素奉摩利支天甚虔不啻豕肉每夜
二鼓後仰拜星斗幾許寒暑無間初自內相下詔獄奇
法畢施公方被楚將夜承天門烟氣鬱葱朱省何異內
豎持燭籠視之沿焚遂熾於是公鏐械稍縱比繫法
地上意未決倏爾天光杳冥風雷交作紫牆揭飛
空中莫知所之遠地烈火焰焰公始獲免誦成焉若是
人皆謂摩利法力所致也

本朝丞相

本朝宋元以來亦嘗置立丞相若汪廣洋胡惟庸等俱在相位洪武八年皇祖欲出師北伐相府因有井油之變事覺於內豎獲伏兵百數斬之由是始置三公閣內以備顧問而丞相廢革矣

白晝美人

里人馬駮弘治甲寅徙家皋橋之東其居垣墉悉敞門倚洞額殊為幽寂駮直盛夏設枕簟晝臥堂中夢間聞歌云楊柳青青柳楊黃年來年去度韶光宮腰

舞袖渾忘却。蟬鬢鬆為懶。粧憶惜。沾恩青鸞殿。情
濃失。既黃金釧。忙呼侍女覓。處尋朝來羞見。君玉面
于今寂寂。古墻陰。月白風清。誰共吟。追思往事空成
嘆。花落花開。淚滿襟。歌畢駿驚起。美人後從。二婢美
人即解帶。就枕。駿欲躍出。美人怒目視曰。如拂吾願。吾
呼二婢持火具烙爾。膚駿懼。逸出之。遂再遷。自是或白
尾磔。拋擲。或徹夜。牕榻開闔。或微風細雨之下。笑歌號
泣。其室尚存。人亦無敢居之。

陳李昭繪五臺山

外大父陳公李昭以繪事名雄吳中成化間有里人盧姓者至五臺山朝回一素卷臺五臺山景外大父因未諭勿許盧雖數示以環遶曲峙然猶筆底萎蕪未敢輕就忽夜夢至一所有執旗使者指示曰此五臺山也宜繪之外大父遠見文殊危拱旆戟森列其殿宇山木任其點綴蒞曉既寤十指莫信家人視之唇墨猶未乾也是日即焚香下筆妙絕宛然

九僊夢

閩仙遊縣九仙祠昆季九人積脩行滿而成僊焉其始

末世有紀載其祠例用牲禮先夕禱通事者次夕殺寐
其靈異之驗於人者不可勝舉今漫記數端吾都郡公
玄敬少讀書苦志不倦父維明詣之祈子前程事夢
一叟云汝子功名在何處既覺絕不為望玄敬年紀四
十而志益墮失適匏菴吳六吏部延為塾賓懸一文於
匏菴之堂值巡撫何公謂匏菴而因目其文羨賞詰之
知其為布衣也白宗主命邑令禮幣聘之玄敬始出領
鄉薦第進士官至大僕少卿又吾郡文公宗儁守温州令
一胥禱壽胥夢一人曰孔老人說者便是胥友命孔老人適

遣某處鋸木未幾孔老人王事温州公問曰鋸木幾何對
曰五十七片木曰更有諸乎曰餘比日不堪用矣是後温州公
年五十七果疾而卒又吾郡學生張夢晉命弟倫詣禱
倫夢與兄共飲匾食迨歸兄弟繼卒而同日歸土其上匾
食饗之人始解又南安傅王門凱使夷域道經是祠傳
禱以驗出使事夢有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傳度之
漠然於中至夷域館燕殊隆飲間夷王令王宥者請曰
黃河濯水三三曲願天使為我對之傳念前夢詞立意兼
絕即對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夷王驚服盡以珍寶奇

玩厚遺而還蓋吾華有九曲而是夷有三十六灣彼謂
知吾華之勝吾亦能博彼夷之界故耳又鄱陽賀侯霖來
守吳郡適妻娠於家未諳子女浼仕閩同年代禱之夢
冕者厲色而坐語云是福清非是福寧同年書致
賀侯繫掌嘆曰衽席之事鬼神何以知之初賀侯居
家枕間嘗囑妻曰如生子名福清生女名福寧是也未
旬日家人以生子報聞此數事得之猶在耳目悉不妄也

婦產夜叉

徽州婺源程歷夫作商數年而還是夕會狂雷顯

電殊可驚畏夫婦契濶良久遂交與無忌心焉是婦即
懷社十三月臨蓐甚艱產一夜又三日四臂朱髮青牙便
能趨拱程竟持新斧殺之昔感雷霆之氣懊慘不已
余書此警人雷霆大作之際謹之

揚州桃李

正德戊寅冬 武宗駕幸揚州立春日滿城桃李盛開
從臣奏瑞者不一

盛景華幸瘞師

盛景華吾吳徵事也有翰林待詔李貞臣洪武初幸官

如吳景莘延之俾教諸子李以無嗣卒景莘勒石銘附
葬祖堂之側歲用二享令子孫亦如之

亡賴二人

蘇城玄妙觀成化初初建十王廟神像惺惺鬼物出沒
雖白晝往觀莫不流汗時有陳髑髏者素椎膽一惡少期
曰汝能入十王廟夜散蒸餅沒旦后然無恙償與千錢陳
許之夜半獨携餅入廟拊一土偶置下一餅散至中撫案下
忽舒兩手攬其襟陳叱曰爾真餓鬼也慎與之殊無惡意
既出陳念此廟果有活鬼而不知惡少先伏其內揣之也

二人雖亡皆賞其壯氣焉

一孿五鬼

天順中有民妻一孿五鬼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失者母亦無恙此事聞之非誣而往往不祥其姓里或曰揚州人成化間諸子爭財析居時巡撫畢公案在吾蘇其父母率諸子來決訟故蘇人知之未暇究其案牘也

王生

六合之王生既死而英爽不昧空中言語即王之素也凡家務巨細輟諄諄預道是日以家饒裕至設燕必

虛一坐以為王席仍聞笑語款容第不覘其形體既
久人亦不為異也積歲餘語家云吾魄散矣遂泯

胡郎中作徽城隍

南昌胡郎中浩從宦以來不避權要不樹私黨臨政
悉以公正自持是以生明而民神之後以病老歸田夢
使者持一筒楮授胡曰徽郡陰府推君此檄耳胡跼蹐
曰予何知有是異哉殆語矣使曰主帝以爾剛正明決銓
斯任也曰然待何時曰月終爾胡驚恍而寤比月餘胡沐
浴衣冠奄然而逝

西樵野紀卷第二

西樵野紀卷第三

周顛

周顛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而因謂曰周顛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顛謁於東門比至金陵顛復謁上問欲何為曰告太平上每出顛必搔首張目遮拜於道上

恠之灌以燒酒百觥終不醉令居蒋山寺俾僧閉之空室曰守清齋水米使不入口者月餘旣而譴問如故

上幸其地曰今為爾開齋又令諸將校爭以酒饌進沃之

殊無厭飲又令坐以巨缶炊火數沸啓之顛危坐水中只呼寒甚上屢不能制召之侍食顛乃持杖趨前作壯士揮繫狀王師徇九江因以無風上問顛顛曰只管行行

至皖城俄而疾風迅颭大作得達小孤衆問顛顛曰江豚戲波中宜損人不少上聞之震怒命斬之顛顧衆曰

水火挺刃直亡耳其果能殺我乎遂逸出異壤莫知所在及上登極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脚僧詣闕云臣

嘗在竹林寺中見周顛有詩二首故謁大明天子

上遣使偕往視之果二詩書石上

辭氣粗率大約頌上功德亦不省其謂也

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鬱林太守石

昔漢末吳郡陸公績為鬱林太守泛海而歸唯一空舟
因恐覆舟載一巨石鎮之至吳棄于婁門之野埋沒土中
已為民家居址久矣然亦有識者過而謠曰此鬱林太守
石也弘治丁巳聞至代巡樊柱史命有司督役夫曳置察
院之側題其楣曰廉石建亭覆之

琴

成化辛卯琴星見東北

琴戾氣所種
亦俗說也

首約而尾長燁燁炫

目如掃箒狀人呼為掃箒星

上瞻之赦布天下嘉

靖庚寅秋壬辰春夏亦然

呂琪三善

毘陵鄉老呂琪弘治甲寅春日遇一已故府隸出紙示曰
我身又充東嶽役夫今承批提七十二人汝亦有之我為
汝熟識安忍反目汝當以家事幹畢伺我溯江併某處
提完亦得一月即至矣琪居以是故語諸子嘆曰吾平生三
事未愜吾願某五喪未舉欲殯未能一也某女二十未嫁
欲嫁未能二也某路經歲傾圮傷人欲葺理未能三也亟

出囊貲命諸子畢此三事繼而治後事啟門以俟死歷
數月亦無他異諸子悉意其為亡女也最後除夕琪出復
遇是卒損而笑曰向勾攝至中途忽有鬼提牌至以汝陽
世有三善獨釋汝一人更加二十年壽矣琪固援之是卒以
縱節還家不止琪康勝愈常果越二十年而卒

法僧遺崇

湖州郡學倪昇成化丁酉假讀一僧舍壁間忽開雙扉
昇訝之曰人和鬼和叩之漠無人踪諦視之一少女態貌整
秀衣飾黯淡神仙中人也昇不能制竊謂曰僕素無紅

業之約而乃有綠綺之奔竟不識有是緣乎女聞之拂然
曰爾謂紅葉之約韓翠屏比妾則可矣以綠綺之奔文君
卓比妾亦繆哉昇再拜謝罪是夕遂歎一宿女囑曰以君
文學之士千金之軀一旦喪於今夕慎勿泄露終當為箕
箒主女矣乃賦詩二律云窓掩沙晚怯風碧梧垂影淚西
東自憐燕谷無春到誰信藍橋有路通良玉不盈擊鸚鵡
綠精金帶束荔枝紅鴛鴦帳裏空鴛起羞對青銅
兩鬢逢入云夢斷行雲會晤難翠壺銀箭漏初殘鴛
鴦倦秀香猶在崔扇題詩墨未乾滿院落花春事

晚透庭芳草兩聲寒掌中幾字回文錦安得卽中一笑
看自是日夕相與經旬不返父竊室視之見其子或語或
笑或起或仆不一始知其妖眩也密速抗招慶禪師方公
夜方建壇伏劍危坐至有一美女哀祈曰氏本宋末某樞
密使之女緣私忿而歿魂魄未散是成崇耳顛蓋有之師
卽揮劍墜至一地沒旦起土丈餘一棺中女子面色如生其
額有此亟投諸火穢氣入人臟腑竟不可逼

鬼生子

閩閩子城西有薛家墩其地野曠多鬼上塘有翁老

娘老孀醫也弘治間春夕聞有人扣門云請收生翁啓
視二男子邀去行過上新橋芒芒適守至其家人物繁
穎嘈雜滿室室中張燈一婦人臨孀艱苦翁為治之產
一嬰兒其家大喜飲食之醇以雙鷄段帛復令二男子護
歸四鼓矣翁就寢恍恍及旦視雙鷄乃二緞蒼段帛乃
楮衣也是曉翁憶舊道求之無覓其居薛家墩者曰夜
聞鬼聲笑謔鼓樂喧鬧若有燕慶者然

丐兒事母

長州之相城一丐兒每詣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

不食而分貯之筒篚中隱君初不為意久而問焉對曰
將以供母隱君始異之潛令人覘其所為丐至野岸一
舟中舟雖陋而頗潔老媪處其中出丐方出物治之陳食
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持杯乃起舞唱山歌作嬉戲以
娛母母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盡更為他求常日如之母死丐
卒不見夫丐知曲意悅親若是而况世之不為丐者乎

周孝子

周孝子海虞人宋元祐間以孝成神事見郡志今祠在塘
市其神孔靈弘治甲寅夜有盜其冠服者持之方欲

出祠俄而肢體不獲少動僵立門內迨旦衆執之詣官乃
治盜罪

堯花仕女

紹興上舍高裳狂士也博學能文每下筆千餘言未嘗就
稿恒慕陶潛李白之為人事輒效之景泰辛未築一亭
於園扁其亭曰風月平分旦夕浩歌縱酒以自適焉亭壁
張一桃花仕女古畫裳對之戲曰誠得是女捧觴豈吝千
金夜飲半酣見一美姬進曰久識上舍詞章之士日間重辱
垂念茲持歌以侑觴裳略不計真偽曰吾欲一杯一詠一歌

姬乃連詠百絕如云梳成髻鬆出蓮遲折得桃花三四枝
欲插上頭還任手遍從人問可相宜慊慊歌枕捲紗衾玉
腕斜籠一事金夢裡自家慙髮髮索郎抽落鳳凰簪家
住東吳白石磯門前流水浣羅衣朝來繫着木蘭棹
閑看鴛鴦作隊飛石頭城外是江灘灘上行舟多少難
潮信有時還又至卽舟一去幾時還得陽南上不通潮却算
遊程歲月遙明月斷魂清靄靄玉人何處教吹簫山桃
花開紅見紅朝朝愁雨又愁風花開花謝難相見懊恨無
邊總是空西湖荷葉綠盈盈露重風多蕩漾輕倒折荷

枝絲不斷露珠易散似卽情芙蓉肌肉綠雲髮幾許
幽情話欲難聞說春來倍惆悵莫教長袖倚欄干餘
皆忘之矣棠沉醉而卧曉間視畫上忽不見仕女少焉
復在棠大異卽碎烈之

陳僖敏公俞太保

陳僖敏公鑑俞太子太保士悅少嘗同補郡庠生甚相得
出入恒與之俱焉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宮行香路逢燭
籠百數導路者皆負蘇州府執事間聞一人告云尚書都
御史至矣乘從悉隨隘巷而去二公意卽俟下學而還

殊恨去之不早比至學宮良久卻候始至以是知前所
遇陰府也後景泰間俞位尚書陳位都侍御嘻大臣未
遇時而致陰府畏教有如是夫

天開門

陝西蘭縣鄉民陳鷲天順間夜半獨起仰見天門大闢上
帝冕旒袞袍踞拱其中儀衛鵠立者其衆宮殿欄楹
玄彩絢目鳶疾呼衆視之雲倏合矣

雷辨冤獄

盧宗衢州人善捕盜而有司署為機察地有劇盜王泰

橫掠人財為害不少宗以祕計執之泰赴官友坐宗曰我
為死盜亦無悔但所劫掠者多入於汝有司莫能辨二人
並繫桎梏宗仰天訴曰我為官捕盜本為除害今乃與
盜同死何天理乎語畢風雷驟起雷聲一震有巨神持
宗臂置於桎梏門外由是釋宗而泰獨棄於市事記感化年間

張獻

湯家巷張琳善好議人過失發人陰伏雖至戚莫逆交
面後即媒藥其短正德己卯行過南教場空中飛一石彈
正中其額還家流血斗餘舌出四寸而卒

鬼送葬

國初邳州潘宗者宅心慈恕時大軍後有骸骨散之於溝
壑者悉謹之病傷者施以藥餅人多藉是以生之比潘死
葬日前後左右泣聲甚多但未覩其形人謂潘生澤及枯
骨衆鬼為之送葬云

鬼詩

陝人有請僊者箕動問為誰乃書數鬼字又問既為鬼
何不托生乃書一詩云一夢悠悠四十秋也無煩惱也無憂
人皆勸我為人去只恐為人不到頭是鬼不願為人而願

為鬼豈為鬼樂於為人耶亦奇矣

西樵野紀卷第三

西樵野紀卷第四

汴 托屍投生

汴梁馮懋中妻蘇氏嘉靖壬午夏五月以疾卒氣雖絕而容色不變馮懼暑氣遂卜日火之蘇被鬼卒拘入冥府俯首久之聞群吏傳曰蘇氏陽數未盡姑縱回蘇間之返家形體已成灰燼矣蘇返命冥府曰蒙縱回魂魄誰在不得形體何以托生主帝諭曰通地有死而未

殮者亟投之時有里人妻蔡氏初卒欲殮間俄然躍起悉
為蘇氏語言其夫意其死而復甦始不為異已而漫吐顛
末語其夫曰形體雖為爾妻而靈性已屬蘇氏矣繇是
二家相親得之具奏 京師以為鬼魅之事無律可憑
發是婦兗州外女庵克尼以侗終年

海島人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而歸為
大風飄至一島山麓曠異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
面猙醜不可喻見數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

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皆數輩狀貌無異蹲立
水許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手指始獲捨舟而
去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
令今貯藏中

王陽明遇海仙

餘姚王陽明初主禮部政事忤宦官劉瑾擅權降 旨
位妄言謫貴州龍場駟丞後懼跣迫身至海濱遺履於
岸賦詩一律云學道無成歲月靈天乎至此意何如生曾
許國慚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謂孤忠懸日月豈知

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頻聽濤聲哭子胥詩畢
即赴水俄二童子維腋而行足如履空耳傍直聞風濤
澎湃頃臯至一洞口簾捲珊瑚二叟處其中騶從中樂女及
左右所置明珠白璧平生未之覩也與二叟奕大棋聯句
淡句而別其二童子復引登陸時瑾已服上刑矣陽明
始起擢仕至巡撫贛州討逆濠功封新建伯而終

雷宥孝子

海虞田夫沈紀以傭工自給成化間墮一盃飯於廁中急
援之已涸穢矣夜夢角巾一叟示曰翌午天誅汝不可

道矢既覺至翌午黑雲四合雷聲隱隱紀知之疾趨野
中裸體被髮跪而默然或曰疾風迅雷天之怒也何故乃
爾紀語以是故曰天欲誅我但我母七十餘矣使居家雷
聲聞於我母其生乎今跪此伺誅願我母多延年也言未
訖風雷頓息晴日朗然

天愁

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一日午後陰雲密布迷漫欲雨者然
俄聞空中闐然有聲約二刻乃止識者以為天愁

張氏夫

凰村張二家畜一黑犬每上夜臥張門下夜更越水臥
護陳老籬下吠聲徹夜張陳咸愛之一日犬對衆泣如
人聲或疑其不瑞欲斬之大言曰無斬為我為某生平
巨族侵漁民利為官孔多今張陳之報方休又將某處
作畜是以泣言罷長吁數聲斃焉

柳仲益償金

天順中吳邑柳仲益憲副柳彥輝子也父初任監察御
史嘗貸嘉興文陸公潞銀伍十兩父故以繼而閩寇作亂
朝廷坐其父不武之罪仲益謫戍遼東後遇 國恩歸

吳而公潞已作古人矣仲益生殖僅存贏餘欲償其物
或曰旣無文券亦無坐守固矣哉仲益曰先君為此吳嘗
知矣使員之則吾先君泉下何以見公潞而吾年終後何
以見先君乎寬公潞子偕詣其墓奠畢出是物授其子
子固辭仲益乃訢嘉興郡議是物當理其墓焉仲益
遭家不造而獨為此士論賞之

牡丹花妖

錫山安氏構一園於城南郊外倚老圃徐奎掌之園中花卉
不一如牡丹尤甚天順庚辰春夕奎聞苑中嘆聲呪詭諦聽之

聲出牡丹花中云我茅家主公相灑漑有年但今歲不獲善
亡來日厄亦至如奈何群花咸若哽咽全人驚咤之乃止翌
日生翁果携酒詣圃全語以是故客皆異之二惡少獨噴其
妾竟閱妓且人者折以持去抵家遂患下堂之厄旬月而愈

李氏訴寃

開封府張鑑妻李氏殊有容色其適有願鴻者屢欲媒之
不可計澗其夫居家令人手情書一緘授其婦佯見其夫
踉蹌而去夫閱緘大怒據此點之李亦辭不獲辨踰二年鴻
遣牙嫗求婚李緣無居諾之所有兒女三人一夕鴻語李曰

爾我見女既生諒無嫌隙知可夫黜爾咸我媒乎李偽為不
嗔盡陋其語密赴開封府口訴適弱於水鴻乃伏辜

解開

解開吉水人賢累鉅富其親故凡婚喪力瘠者輒贍以財穀
濟之或有告急者蹈湯火赴拔不為利害惑多為鄉閭耻
不能守開日人熟不欲厚積而肯輕捐所有以與人哉夫富
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以貽子孫而散金玉乎哉識者賢
之開生子甫七歲能詩文長篇穎悟越人成化間翰林太
士解縉即其子也

雙龍出海圖

河南康之厥齋藏雙龍出海圖六朝人墨蹟也騰雲躍浪體
生動覽之令人凜凜真希世之寶也懸之則陰雨迷漫捲而
懷之則開霽矣此圖亦不恒出後以某事沒產今又不知所存

顧彥輝

顧彥輝吳郡人成化庚子往湖州營幹舟至平望驛南會昏
夜梅黑遙見前處隱隱有光即投之其室中孤燈懸壁翁姪
二人咸織為褦一小兒扶床號泣不輟彥輝鞠之翁媪曰此吾
以寡孤母欲改嫁故耳彥輝勉寄一宿明日謝去始放舟忽不

見此室乃一荒墓松柏森茂幽僻殊甚彥輝拾異之遇一婦人乘舟而至語曰此地素無人至客從何來而出彥輝告以是事婦慟曰吾夫早世惟有此兒不壽瘞於此今特辭墓改嫁而不意若此因哽噎至喙大肆號咷並誓不復嫁

謫僊

山東樂安縣永樂初一人首縮雙髻善腰擊數瓠寄居樂安旅肆以龍瓜薤倒破拊之和此紫桂為丸名曰薤和丸貧者施服一粒令人百日不饑更有秘方活人萬億或酬之以金帛毫芒無取數年卒不識其姓氏其所居室神氣甚奇嘗聞雖大

雪略無片點一日顧衆曰吾為微譴謫此今功完緣滿不復
在矣乃步至樂安水濱頃躍一龍乘之騰空而去

周震變驢

山東平陽府學軍生周震初進庠欺虐閭里自大無似語
及孔孟亦不在目甫試秋闈詰父曰我等貴子恐非爾父
能生也父懼其遂蠲氣不忍醜露後震搆一疾雙目並盲忽
作驢鳴數日而卒始死有教人夢震見冥王王令吏籍之
作驢震喧辨曰夫何罪獲此重譴曰爾悖逆父母非畜而
何震哀語日旣爾應畜產願王矜憫求為送地王又曰爾眼

自大吏覆讎又曰某處行磨震語塞始蒙皮謝

蝶粧

洪武辛丑休寧縣胡蝶大如絕扇飛止入室忽變恠鳥散
集鄰村居民設香炬供之乃已是後大有水

詩讖

李都憲守三邊常題石灰詩云千槌萬鑿鑿出名山烈焰光
中走一播粉磧碎身都不怕只番清白在人間後以邊境
猖獗提出因裂其尸焉今人仰節義誠詩讖也

張布政死節

耀州張純少有才行尚氣節

國初以人材赴京師初授

部校建文時尋陞廣東布政使

太宗登極詔回張純謂妻

子曰吾之何

先帝知過起自草野一旦至共今大事已去惟

一死可報國耳其鍾下山名龍潭者即沐浴大慟投淵而死
有妻一妾二男女四見張死義亦隨投之繼以婢僕數人慟哭
云人而無義不死何為吾主公輩皆為國亡予等獨不為主
公死悉把臂並投於淵嗚呼千載而下孰謂無田橫者乎

沈文卿拒盜

太倉沈文卿少時家棧徒為生一寒衣擁衾而寢忽有穿

壁者至文鄉家覺之口占一絕云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君
來此一遭只有破書三四束堪將去教見曹字者大笑而去
觀文鄉辭意不直能拒之而亦欲其教子孫也